

宣講勸善長問抗事

繪圖雙蝴蝶寶卷



惜陰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山東路口

出版部  
上海開北順微  
路二十六號內

世風不古人心險詐如能循循善誘未嘗不可改進也本局在昔向以武俠小說風行海內持公道人心警世俗賢愚豈知閱者誤會反足遺誤青年本局慨念前非決去武化改求善化引人以正成人以相畧警人心以補世風耳惜陰書局

10 15 20 25 30



詞句準確

繪圖  
徐子建  
雙蝴蝶寶卷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陳德署首







新編徐子建雙蝴蝶寶卷上集

先排香案 開卷舉讚

爐香乍熱法界蒙熏諸佛海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誠意方殷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

一炷清香爐內焚	報答天地覆載恩	天降甘露普人地	地漲萬物養衆生
二炷清香爐內裝	上報皇天水土恩	國家有道民安樂	天下太平萬象春
三炷清香爐內插	下報爹娘養育恩	十月懷胎娘辛苦	父母恩重海樣深
延生功德最為高	白鶴啣花透九霄	萬壽老人來賜福	西天皇母獻蟠桃
韓湘子 品玉簫	志學修行家室拋	雪擁藍關難行馬	九度文公上雲霄
曹國舅 愛逍遙	不戀榮華卸錦袍	世上萬般修行好	手執雲陽仙板敲
漢鍾離 大肚皮	識透人情世態梟	終南山上修妙道	位列仙班道行高
呂洞賓 道術高	肩背龍泉善斬妖	慈心救苦傳妙道	至今萬古姓名標
何仙姑 容貌嬌	懶伴紅塵願寂寥	苦志真修千百載	也歸仙界樂淘淘
藍彩和 年紀小	最愛修行却富饒	名山修煉成正果	手執棕籃駕海潮
鐵拐仙 相咆哮	黑臉濃眉腿又蹠	虔心煉就長生法	掛拐登雲靄靄飄
張果老 年紀高	鬚髮蒼蒼兩鬢蕭	倒騎驢子哈哈笑	竟把繁華世界拋



眾仙同赴蟠桃會

共飲長生仙酒肴

洞口靈芝呈瑞彩

塔前鶴鹿獻瓊瑤

南極仙翁棋一局

東方老祖愛偷桃

陳搏一瞻千年醒

彭祖年登八百高

一般都是凡胎骨

煉得丹成上九霄

大眾恭賀齊主壽

瓜瓞綿綿福壽高

寶卷初展開香風滿大千宣卷功德大福理廣無邊今日虔心宣卷大眾須要誠心

靜聽不可多言笑語聽卷之人休說話求喜福祿轉家門南無消災障菩薩

蝴蝶寶卷始展開

諸佛菩薩坐蓮台

在堂大眾同聲護

自然降福又消災

忠孝名揚增福壽

奸盜邪淫受災害

不宣前朝並後代

且說蘇州白羅山

話說宋朝仁宗登位講到山東登州府蓬萊縣裡有一個儒士姓徐名馨字子建

先父徐戡官拜禮部尚書母親孫氏誥命夫人不幸父母雙亡家有資財子建七歲

姻配海寧縣內蘇奎之女長女配于常州白羅山次女配與小生岳父官拜左都御

史可惜他已亡故了如今滿服打點成親便了

子建年交十九春

忽然想起要成親

選定良辰並吉日

樂工花轎去抬親

迎娶新人蘇氏女

恭天拜地結成親

紅綠揮巾進房內

交歡和諧飲杯巡

徐馨出外陪賓客

親友散席各回程

蘇氏夫人武功好

自小習拳武藝精

三十六記先天法

七十二腿要傷人

子建元是書香子

文才難對武女身

夫妻不和常相吵

東西兩宅住安身

迅速光陰容易過

日月如梭風送雲

不覺成親已五載 思想要討二夫人

子建思想蘇氏不睦再娶偏房即喚陸媒婆來說媒婆聽事有湊巧不是鄉間即是

本城興隆鎮上有一人姓朱名乾身授翰林現今嗚呼夫人靳氏有个小姐名叫金

姐十分苦楚難以度日子建大悅媒婆來到了朱宅口稱恭喜奶奶小姐到此非為

別事只有本城徐尚書之子夫妻不和要娶偏房靳氏道徐家之子玉堂佳客我家

小女陋顏無貌媒婆道何必太謙

男婚女嫁理該應 不必謙言說虛文 請問千金年庚帖 茶禮一切多少銀

靳氏聽說心中喜 描金帖紙寫年庚 朱姓長女十九歲 七月十二子時生

付與媒人將言說 財禮一百足紋銀 媒婆又到徐家宅 呈了庚帖少爺聽

茶禮言明一百兩 子建相謝陸媒人 選了黃道並吉日 迎接新人再做親

定金小姐千金女 恭敬丈夫又慈心 子建朝夕文章讀 忽然想起幹功名

徐馨告與蘇氏大娘我要去求取功名家中無人照管雖有管家不可信託蘇氏道

丈夫功名大事不可錯過吾有姐夫在常州名叫白羅山姐姐前年去世他人家中

亦是富有何不去請他來家中照應就不憂也夫主你的意下如何

子建聽說就動身 叫船來到常州城 至了白府忙投帖 羅山迎接子建身

主客分賓來坐定 子建啟口叫連衫 小弟思諒功名就 為了家業一段因



特請於兄來照應 考試回來謝你恩 羅山便把賢弟叫 愚兄不諳管事情

况且貧忙功夫少 弟回家中另請人 子建道於兄小弟特來相請望你不可推托煩兄照應羅山聽說十分恭敬相請只

得下船兩人談談說說不日來到山東登州上岸矣 蘇氏看見羅山身 眉花眼笑骨頭輕 口叫姐夫心歡喜 誰知羅山黑良心

羅山心中想道該死子建他的妻子家私皆是我的想成一計待吾寫封信叫他帶

至京中私托我的姐姐暗中害死子建心中足意了 我有一封書札信 不可折看內中情 寄于吾姐名瓊珠 東宮皇后是他身

相煩我弟來寄到 此信送去必高陞 子建相謝白兄長 家私一切托你們 別了妻子蘇氏女 暗中心喜送夫君

子建祖上傳留一對漢玉蝴蝶一雌一雄雌个付于朱氏二娘雄个自身帶去日後

倘有不明之事以蝴蝶為記朱氏二娘雙拋眼淚子建吩咐一番隨即動身上路前

去考試便了 子建別妻出了門 輕身移步船中存 路上行程來得快 不覺到了帝皇城

恰遇朝廷開考試 三場得中狀元身 欽點狀元非小可 遊街三日看皇城

想着連於書信事 即傳太監送宮門 不宣京中子建事 再說蘇氏在家門

且說蘇氏在家把朱氏二娘十分磨難自己與白羅山百般道遙快活那白羅山思

子建在京不能回家就對蘇氏說我們二人把家私什物搬回我家而去結為夫婦

豈不兩全其美也 蘇氏大娘心歡喜 開言就叫丈夫身 相公計較多好多好 心上蓮花朵朵生

忙叫大船幾十號 家私搬到常州城 金銀財物並器具 衣裳首飾搬干净

廿隻黃犬多帶去 梅香使女一同行 雖然眾人心不服 多怕皇上國舅親

只有二娘在家住 仁義家人一徐興 從來世間無毒物 最毒只是婦人心

却說朱氏二娘在家十分慘切自丈夫出門之後不覺已有孕在身了正遇五月十

八日午刻產下一子取名金寶無奈吃用全無幸有徐興小本生意供養主母二人

好可伶也 朱氏二娘真苦伶 思想丈夫徐子建 杳無音信回家內 可是功名皆由天

蘇氏虎狼心太毒 不剩奴奴一文錢 幸得徐興良心好 扁担生意賺銅錢

不宣朱氏心悲切 再說狀元喜歡天 金花兩朵插紗帽 丈二紅羅披在肩

東宮皇后瓊珠女 見了書信笑容顏 托吾要奏昧心本 謀死狀元徐子建

白氏皇后誑奏道陛下今有琉璃國造反此國非常利害無人抵敵今有新科狀元

徐子建文武全才能退得番兵仁宗天子准奏傳出旨意一道着徐子建領兵出陣



不勝不能回轉。子建得了聖旨。尤如天打一般。咳罷了。人心堅如鉄石。那王法勝如

子建領兵去出征。想着家中苦十分。叫我文人怎代武。何人奏我去提兵。至了番邦心胆怯。神明暗助在青雲。他是文曲星下界。刀兵一動定太平。番兵殺得無逃走。降書降表進朝廷。只道回朝增福祿。誰知不能見明君。

東宮太監又納奏。未知何日召回京。

且說朱氏二娘在家。衣食不周。柴米全無。受盡凍餓。思想丈夫在京考試。信息俱無。叫道。孩兒吓。為娘養你到了九歲。應該到京中。我尋父親下落。金寶大哭道。母親小兒不認得父親面貌。故而不去。朱氏道。小畜生。你身從何來。空養你不孝之兒。金寶道。母親孩兒愿往京中尋父便了。

金寶聽說好傷心。辭別母親上路行。

母親當下來吩咐。一路之上要小心。

金寶聽說言稱是。兩行珠淚落紛紛。

母子分別真苦切。走一程來又一程。

打從九龍山下過。恰是金烏日西沉。

並無客店來歇宿。前無廟宇後無村。

不宣金寶路上苦。另宣義名出場人。

自小生來胆氣高。搶劫商賈本事豪。獨佔九龍山一座。改邪歸正守富豪。我姓鉄名文奎是也。昔年作了响馬大盜。如今守富在家。改邪歸正。抬頭看見一个小小孩兒。

九上

品貌非凡。後有出身之日。便道。小孩子為何在此啼哭。家在何方。姓甚名誰。可有雙親。細說來也。

金寶看見淚紛紛。命命在上聽元因。家住山東登州府。小子姓徐金寶名。

父名子建求功名。進京九載未回程。母命尋父京中去。伏望命命恕我命。

鉄文奎道。金寶。我看你只小小的年紀。况且又是單身獨自一人。如何去得。且到我家中去學些武藝。然後再去尋父。不遲。金寶聞言。就跪于地下。此時兩人對拜四拜。結為弟兄便了。

金寶勤學武藝功。子建京中受皇恩。家中二娘空遠望。一十二年信不通。

未知何人傷天理。奏本外邦戰番兵。送進降書來准奏。錯過一十二年春。

勅召回京來見駕。皇上御賜酒三盃。封了山西為巡按。七省查盤御史公。

先斬後奏除奸佞。上方寶劍不容情。子建又奏回鄉本。奉旨回家祭祖坟。

謝了聖恩歸家轉。官員相送下船行。

子建得召回京蒙聖恩。封為七省盤查御史。上拿貪官。下除惡棍。等人。下官子建。思想船快如梭。此地已是魯地了。且到我家看看。未知如何光景。耳聽得河內有只網。

船捉魚。心中快樂高唱山歌也。

桅子花開心裡香。子建做官不回鄉。羅山結識蘇氏娘。財物金銀都搬場。



不怜朱氏二娘娘 廿隻黃犬一淘行 了娘使女多帶去 就是雞犬亦不剩  
巡按聽見一呆想道家中蘇氏作賤了又聽見漁夫唱來

梔子花開心內紅 子建京中信不通 蘇氏結識白羅山 南村改了作北村

害得二娘飢凍餓 虧了徐興有義人 小本生意賺錢文 供養主母二個人

子建聽見漁婆在船稍上 姣姣滴滴亦唱哉

巴結作官不為奇 但看子建世上稀 家裡妻子羅山佔 枉在朝廷着錦衣

家私財物多帶去 可伶貞烈第二妻 趕了金寶去尋父 未知父子可相依

再說巡按在船中聽得毛骨竦然心中想道這明明羞辱我的面皮吩咐船家與我

捉住只網船也

大喝網船慢點搖 唬得漁夫魂胆消 捉到船頭來跪下 要求大人恕一遭

巡按道漁人你既唱山歌明明曉得他家之事依寔快些說你說得真賞你花銀十

兩若有虛言把你重打四十已後不許再唱了漁夫道待小人告稟也

他姓徐來子建名 山東蓬萊縣內人 只為考試把京進 一十二年不回程

家中有个蘇娘子 暗中起下不良心 就與羅山私結識 家財搬到白家門

朱氏二娘貞烈性 娘兒苦守在家門 仁義家人真个少 只有徐興好良心

不從羅山多快活 供養主母兩個人 朱氏夫人多苦切 只望主家早回程

要求青天高明聽 小人句句是真情

巡按聽得明白即賞花銀十兩漁夫拜謝而去巡按大人吩咐家丁去辦一付漁筒

簡板來家人奉了大人之命不多一時辦到巡按道吾去一年半載不可開船稍公

道曉得那巡按獨自去了

巡按私自上街行 漁筒簡板手中存 行到自己家門首 道情一曲試人心

春三月 百草生 桃花紅 楊柳青 當初有个呂蒙正 暫時落難不為貧

到後來高官爵顯 熱如火 汗連連 當初有个范仲淹 劃竹斷壘每食欠

五六月 是暑天 到後來未官居極品 蟬蟀叫 雁鳴哀 當初有个匡仲圭 鑿壁引光讀書歎

八九月 秋景來 到後來入閣為宰 寒露降 水為冰 當初有个名蘇秦 不第回家親不認

到後來丞相榮身 巡按高唱內面驚動了徐興出來問道你是何人子建道我是江湖上唱道情的徐

興道今日一錢沒有籽粒全無快些別家去罷子建道只里高大房子難道是沒有

錢文徐興道只因我家主人上京考試一十二年未曾回來杳無信息故此如今貧



苦不堪了子建道老人家你將家事細細說來我聽徐興道先生請坐待我告訴與你聽也

家主姓徐名子建 進京考試十二年 請个白羅山管賬 連於諸事盡托全  
誰知蘇氏良心壞 淫心一起不可言 結識羅山多恩愛 金銀財物拿个完  
一應遷到白家去 二娘在家真可憐

巡按道我有小錠一个蝴蝶一隻付把二娘他若盤問說我到白家去哉說罷一番  
隨即動身而去思想只白羅山奸賊我乃好好請他家來管賬誰知他心不良佔我  
妻子謀吾家產雖是皇親國戚豈可不知王法古人云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矣

子建惱怒就行程 聽見傍人說元因 均說欽差來察訪 假扮私行唱道情

巡按聽說多明白 更換打唱古賢人 休言巡按來求吃 再宣徐興老家人

手拿錠蝶來走進 告訴朱氏二娘聽 朱氏接在手中看 見了錠蝶大吃惊

我夫今日回家轉 現在何方去遊行 徐興回言白家去 二娘一聽唬了魂

不宣朱氏心頭苦 再提常州白家情

話說白羅山與蘇氏朝朝筵席夜夜元宵十分快活蘇氏身邊有个贈嫁了孀名喚  
雲香生得絕色姣俏紅粉標緻羅山要他同房雲香不願污身作賤羅山要把苦頭  
他吃蘇氏道相公只个小小賤人不肯罰他日間挑水三百担夜間挨磨到天明打个

兩只担桶兩頭小當中大橄欖形式名叫磨難桶倘若撥子水出來捉牢頸皮罰他  
吃落剝去衣衫揩干雲香思想淚如雨下不說雲香怨恨再言巡按私行到了白家  
門首將身立定唱一套欺心曲矣

唱他一位惡心人 全靠皇上國舅親 張氏三娘賣花到 見他美貌起黑心

一心強逼成親事 三娘便罵老奸臣 曹同罵得冲冲怒 頓時打死葵園亭

龍圖清官回衙到 張氏三娘救還魂 惡人到後無結果 住場改作放牛墩

善惡若是無報應 天堂地獄少分明

巡按唱了一回惊動內邊門公說道叫化快快去罷只里什麼所在亂撞討飯巡  
按道官爺總要求你發善心你家不發善心叫吾窮人到那里去討呢

門公便罵野賊精 這里皇上國舅親 打殺苦人無有罪 拷死叫化當畜生

子建聽說回言答 皇帝也有草鞋親 待他豪富來佈施 不該惡罵我窮人

門公聽說多冒火 耳光乒乓打連聲 即忙呼出一淘狗 咬斷筋來吃你心

管門公在狗房里喚出那廿隻犬來那犬見了子建義氣非凡內中一隻犬王隨身

一跪兩淚交流一齊跪下拜他

畜生也有慈悲心 子建眼淚落紛紛 眾牲有義人無義 能度眾牲莫度人

門公一見惊呆了 連忙通報老爺聽 有个乞丐硬討飯 犬王見他不作聲



羅山見說心大怒 吩咐打死乞丐人 門公聽了就趕出 化子拖到馬房行  
 手足捆綁來吊起 滿身打得血淋淋 今夜饒了你的命 天明打死見閻君  
 將爺走出門外去 馬房化子哭聲頻 聽得人聲多寂淨 一夜啼哭到天明  
 黃昏人靜一更深 不道今朝受極刑 苦傷心 兩手兩足用繩捆  
 籐條打背心 打得血淋淋 算來性命見閻君 如此傷心好驚人  
 我的天吓 要求仙天救我命  
 哀哀哭到交二更 想起當初讀書人 上帝君 得中狀元巡按身  
 一路轉家門 榮耀在船存 聽見網船唱歌聲 唱得亂箭射胸心  
 哭聲天吓 要想冤情報報清  
 一命奄奄至三更 想着羅山壞肚腸 惡計生 謀我家財佔我產  
 奸淫我妻子 還佔一雲香 枉作連袂壞心腸 反把我身受災殃  
 我的天吓 世間毒得婦人腸  
 三更過了到四更 想起朱氏二夫人 苦人身 少年寡居守家門  
 一十二年春 不見朱氏身 好對鴛鴦兩處分 不能超度汝終身  
 我的天吓 今夜殘身活不成  
 五更雞叫大天明 想必將爺又來臨 虎狼能 把我吊在馬房門

娘子不知情 冤情嗆人問 苦讀詩書白白能 枉受皇恩在其身  
 我的天吓 要到陰司告他們  
 子建一夜哀哀哭 驚動隔壁挨磨人 雲香連忙來走進 你是何方那里人  
 偷他什麼東西物 因何在此受苦刑 子建回言姐姐聽 難人姓徐子建名  
 家住山東蓬萊縣 娶妻蘇氏朱氏身 贈嫁了媒人四个 只有雲香是能人  
 雲香聽說眼流淚 元來是我舊主人 既有官職來到此 好把冤情伸一伸  
 為何要扮求乞到 魚入網中怎脫身 子建說與雲香曉 可能相救下官身  
 多謝你來救救我 不負相救報你恩  
 雲香說老爺我與你結為兄妹可能相救子建說道使得的雲香就連忙走到了大  
 廳上跪稟道老爺吓昨日的叫化子就是婢子的兄長只因年荒求乞到此一夜馬  
 房受苦求老爺開恩放他去罷白羅山道放你哥哥只要依我一件事做個小夫人  
 同眠一宵就可矣  
 雲香說與老爺聽 主人件件多依允 羅山吩咐將人放 蘇氏啟口罵連聲  
 從來未有親兄長 賤人說話不可聽 既有阿哥來領進 待吾認來再理論  
 雲香聽說流珠淚 猶如天打一般凶  
 且說雲香無計可施只得無法將他領進廳上跪下道老爺奶奶奴婢哥哥在此叩



頭蘇氏道為何面上血跡雲香道昨日被將爺們打得這如此的蘇氏又說道你快點去取一盆水來洗得干干淨淨的待我細細看清可認得他雲香一聽得此言唬得魂不附體也

雲香取水真唬呆 子建心中急殺哉 不洗面孔到也罷 洗了必定看出來  
沈淨面孔細細看 蘇氏一見卓然驚 認道化子那一個 就是冤家到門來  
蘇氏道不好了冤家到哉你就是徐子建那羅山說道唬得我戰戰兢兢的連衫回來你一同回去將傢伙什物一應送去蘇氏道相公差矣

蘇氏說與羅山聽 枉作男子讀書人 當初胆子巴斗大 如今胆小菜子能  
你是朝中親國舅 那怕乞丐姓徐人 羅山便乃回言答 必定大禍到來臨  
耳紅眼跳翻不着 我今逃出外邊行 羅山逃出門外去 蘇氏大娘起毒心  
不認夫妻親結髮 吩咐打死命殘生 子建啟口把妻叫 賢妻在上聽元因  
你我夫妻姻緣分 看得我身是蛆蚓 你父作了都御史 你身閨閣女千金  
放你丈夫回家去 剪肉燒香報你恩 子建如何遇救星 下集之中表分明

新編徐子建雙蝴蝶寶卷下集

蝴蝶寶卷再展開 諸佛菩薩坐蓮台 在堂大眾同聲護 自然降福又消災  
蘇氏道狗頭怎說結髮何人認得你這討飯叫化子羞辱皇親該當何罪吩咐家將打死這個狗頭埋在後花園中再端正門板一肩爬頭釘五个把雲香釘死在門上眾人一齊答應也

家人奉命如狼虎 子建打死不還魂 又將雲香活釘死 三魂六魄赴幽陰  
開了丈二深坑葬 倒埋尸首好傷心 上面雲香尸身葬 下底葬的子建身  
石板蓋好不好看 外面又用鬆泥淋 鉄樹一顆面上種 巴巴節節不超生  
並無一人把冤報 嗚呼一命枉死城 一魂來到冥王殿 二魂來到看尸靈  
三魂來到家庭內 托夢朱氏二娘聽 名叫子建親夫主 上京考試中頭名  
東宮皇后来保奏 出征外邦十二春 征伏外邦來旨召 勅封巡按出京城  
聽得漁夫山歌唱 蘇氏羅山串通情 思想白家把冤報 被他拿住不能行  
便叫家將來捆绑 拿我吊在馬房門 可伶一個雲香女 一同釘死命歸陰  
掘開丈二深坑葬 倒葬尸身在園亭 上種鉄樹石板蓋 千年萬載不超生  
快把親夫冤來報 速到開封把狀呈 朱氏夢中來惊醒 哭叫相公丈夫身  
天明便喚徐興到 設立牌位供魂靈 不言朱氏二娘事 再宣金寶回家門



却說徐金寶在九龍山與鐵文奎結拜了兄弟不覺已有三載武藝精熟用的八十斤大刀那鉄骨頭老三用了一百二十斤一對銅鎚金寶道文奎兄我奉母親之命出外尋父到此已經三年未知母親怎樣我想回家一走為此告知文奎道賢弟要回府為兄與你一同而去金寶又道承兄美意文奎就將家務料理然後二人乘馬上路也

弟兄上馬快如風

不多幾日到山東

行到自己家門口

二人下馬入廳中

徐興家人來迎接

口中即便叫相公

金寶走到內裡去

聽見母親哀聲

又見娘把孝服帶

供有靈位在堂中

年小未知其中意

此時一見大吃驚

金寶上前叫道母親不孝孩兒回來拜見了朱氏道只二位官人那个是金寶我兒

金寶道只位是我結拜的恩兄周濟三年學些武藝與他兄弟相稱朱氏道多蒙賢

侄照應請問姓甚名誰文奎道伯母大人我小侄姓鉄名文奎也

朱氏就説金寶聽

可曾尋到父親身

兒去三年無信息

為娘日夕挂在心

父親進京狀元中

加封七省巡按身

私行假扮道情唱

去到常州白家門

羅山蘇氏毒心起

打死父親墓園亭

石板上種鉄樹

倒埋尸首好傷心

昨夜三更得一夢

叫吾開封把冤伸

朱氏説完嚎啕哭

金寶哭死又還魂

文奎細問根由事

朱氏一一説分明

文奎道天下有只等事情麼氣得頭中冒火七孔生煙吾要打到他家去不給他安逸的金寶道恩兄小弟與你一同而去

朱氏聽說卓然惊

二兒此去要小心

蘇氏氣力多利害

裙腿着身不非輕

七十二脚裙裡腿

三十六記要傷人

文奎説道不妨事

昆仲二人般般能

別了朱氏未上路

快馬赶到常州城

且説二人赶到常州至白家細來一看週圍是河只有六道吊橋日間放下夜晚吊

起此時日落西山橋已吊起無可行走過去文奎道只好跳過吊橋二人在馬上加

了三鞭文奎湧身跳過吊橋金寶不敢文奎道賢弟大胆金寶也是湧身一跳踏濕

了一只馬足但見牆壁十分堅固後門已經闕了尚且多是鉄門二人又抄到前門亦

是緊緊閉着思想只得打進鉄骨頭老三手執銅鎚將門兩鎚又連踢兩脚把兩扇

鉄門已經打倒了

弟兄二人打進門

惊動八位管門軍

歐打皇親該何罪

一齊動手鬧盈盈

門門棍子流星樣

惹得文奎怒生嗔

一拳打開七八个

駭壞家中白進興

報與蘇氏娘娘曉

吩咐捉進火牢門

正在堂前來吵鬧

忽見二人到來臨

蘇氏道你只小畜生那里來的打壞我家牆門該當何罪金寶道我的父親徐子建

到你府上来的故此特來相接蘇氏聽見此言尤如天打一般諒約他的孩兒已經



如此長大咳只叫我如何說來

蘇氏啟口罵畜生 你父從未到吾門 不見你父面長短 為何問我要父親

打壞我門該何罪 剥你皮來抽你筋 金寶啟口將言說 我父與你結了親

文奎便罵老妖婦 今朝與你見分明 蘇氏大娘心焦燥 裙腿一脚要傷人

文奎此時來招架 一隻小脚接手中 意欲撕他分兩半 蘇氏跌倒喊救命

蘇氏道小孩子放開手來還你爹爹便了文奎把手放下他來他就叫道大戰一眾

家將齊來此時日落昏暗吩咐點燈誰知越殺越多文奎道兄弟不好了我們性命

不保只得將火打滅二人跳在齋匾裡看他殺得落花流水真真好快活也

聽得槍來刀迎聲 自家殺的自家人 有的削落面頰骨 有的戳瞎兩眼睛

也有斬去手膀子 血踐為泥見冥君 蘇氏天明來看見 家將只剩二三人

再說蘇氏觀看天明見了殺死地下之人乃是自家的家將只見在齋匾內跳下二

人又戰蘇氏抵敵不住就望灶前地穴內逃避他兄弟二人追到廚房內人已不見

只見蒸籠內魚肉就吃了一飽連忙走到後園見了鐵樹兩人用力拔起來哉

二人生來本領高 鐵樹拔起看分毫 下有石板來撓起 還有女子葬行倒

未知可是生身父 滿身血跡好苦惱 咬指滴血無差錯 金寶哭死又還魂

急忙掘尸把園出 吊橋吊起好心焦

却說鉄文奎一對銅鎚插在腰間右手拿了馬左手拿了兩個尸身將身跳過河去  
徐金寶亦不能跳過文奎將尸首裝在馬上將身又跳過水把金寶連人帶馬一掛  
湧身一跳就過去了兩人上馬一同而行也

二人上馬便行程 馬快如風不留停 急急行至山東地 二人下馬進墻門

朱氏二娘心悲泣 一聲哭死還了魂 接了夫尸淚不住 親兒一旁好傷心

十二年來多吃苦 妻子日夜挂在心 既已在朝為官宦 何不奏上聖明君

何作乞丐遭凶手 死後何得又還魂 夫死豈得重又活 快到開封把狀伸

且說兄弟二人來到開封府衙門打鼓鳴冤叫屈連天包公正在暗想昨夜白家花

園土地告羅山謀佔徐子建的妻子家財子建亦被他打死連了孀一同釘死葬在

後花園內正要喚張龍趙虎捉拿白羅山忽聽外面堂上擊鼓連聲包公立即坐堂

便問姓甚名誰有何事情快些說來便了

我姓徐來金寶名 家住山東登州城 父親子建求名利 羅山蘇氏起毒心

謀吾家財田共地 金銀首飾搬干净 我父京中來回轉 私行假扮唱道情

求乞來到白家去 被他打死命歸陰 雲香了孀來相救 一同釘死園中存

夜間托夢母親曉 母親與兒說分明 同兄即到白家去 收拾二人死尸靈

伏望大人來判決 察訪情由治凶人



包公聽得大怒道天下有只等強徒速差張龍趙虎將二人押回家中去取尸身到來包公自己即往京中待等五更三點啟奏天子臣包拯懇求陛下要借三件法寶萬歲吩咐取溫涼帽戳活棒還魂珠三件法寶付於文正問道愛卿有什麼冤枉事情包公道臣回衙救活此人同來奏明矣

包公立刻到開封尸首取到衙門中吩咐將尸香湯浴還魂珠兒放口中

尸靈頭戴溫涼帽戳活棒捻在手中二人漸漸還陽轉謝天謝地拜神明

差了張龍並趙虎捉拿羅山至衙門張趙二人來商議乃能拿捉羅山身

况他亦是皇國舅二來蘇氏武功能

二人回到家中張龍與妻李氏趙虎與妻陸氏商酌兩個婦人多是一樣計謀均說

備一個請帖只說大人請酒哄他上堂便了

張趙二人妙計生假帖一封請奸人一程來到白家宅相煩門公報一聲

門公走進連忙說道啟上老爺有請帖在此羅山一看哈哈大笑包文正請我吃酒

想必要我銀子我也不坐轎不代跟人獨自而去便了

羅山移步走出門不帶家丁一个人一程來到開封府鎖練加在羅山身

包公立刻升堂坐威風赫赫叫一聲

包公罵道忘八你誘姦徐子建之妻謀他家財那子建尋到你家被你打死了姦相

勸又行釘死同埋後園你不知皇子犯法庶民同罪快些招來罷

羅山聽說叫包公我在家中讀書文我今不做奸心事青天何故冤枉人

包公吩咐上刑具夾棍一夾痛死人悠悠死去還魂轉說是蘇氏惡計生

發天大禍女眷做吾是正真不通情包公大怒發令箭捉拿蘇氏到衙門

張趙二人領令去連忙去捉淫婦人不多一刻來捉到蘇氏淫婦到衙門

啟稟大人蘇氏捉到了包公道叫他上來蘇氏上堂包公道你這惡婦為何打死丈

夫釘死了姦一一招來免受刑法蘇氏道大人聽稟

蘇氏啟口叫青天我夫名叫徐子建姐姐配于白羅山我住姐姐白家門

丈夫進京路上死未曾來到我門前包公聽說心大怒口罵奸淫女妖精

吩咐衙役刑法上十指連心痛難言手足打得鮮血出骨骸撒脫不連揮

一撓一拐口中說看你老爺活幾年包公見他不招認再將立籠子得搵

蘇氏那肯來招認悠悠一命赴九泉冷水噴面還魂轉口中仍如似鉄鉗

包公吩咐內堂叫他丈夫出來子建走出大堂文正道羅山只个什麼人蘇氏一看

大吃一驚這是何人救活的吓

羅山一看啞瘖瘖蘇氏見了唬吊魂何人救活人兩個冤家遇着對頭人

看來此事瞞不過一一從頭來招認看見姐夫生得好家私什物搬干净



是我謀死親夫主 釘死了娘是我行 小人句句真情話 仰望大人恕罪名  
 大堂之上把供畫 打入監中受苦刑  
 包公吩咐徐子建金寶鐵文奎雲香四人一同回去  
 四人此刻下舟行 不多幾日到山東 朱氏二娘來迎接 徐興迎接叫主人  
 夫妻相見心中喜 一悲一喜還算妙 可恨蘇氏無道理 幸得今日回家了  
 只道今生不相見 幸得包公大人好 又謝文奎賢侄子 再謝徐興良心好  
 金寶拜見親父母 骨肉團圓呵呵笑 一家歡樂多恭敬 想着上坟去祭掃  
 不宣徐家諸般事 再提包公話聲高  
 却說包公吩咐張龍趙虎將白家財產一應付與徐家再把白羅山蘇氏二人綁到  
 法場取上方寶劍寫首示眾  
 蝴蝶寶卷宣完成 一家大小免災星 為人休學蘇氏女 要學二娘朱氏身  
 今日堂前宣此卷 增福延壽永長春

校正彌陀真經

彌陀尊經亮明燈 照見西方地獄門 善男信女虔心誦 臨終不要費金銀  
 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 三稱佛說阿彌陀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 祇樹給孤園 與大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人俱  
 皆是大阿羅漢 眾所知識 長老舍利佛 摩訶 目犍連摩訶 迦葉摩訶  
 迦梅延摩訶 俱絺羅離婆多 周利槃陀 伽難陀阿 難陀羅喉 羅憍梵波  
 提 宿頭盧頗羅 墮伽留陀夷摩訶 劫賓那薄拘羅阿 菟樓駄 如是等諸  
 大弟子 並諸菩薩摩訶薩 文殊師利法王子 阿逸多菩薩 乾陀訶提菩薩  
 常精進菩薩 與如是等 諸大菩薩 及釋提桓因等 無量諸天大眾 俱  
 爾時 佛告長老舍利佛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 土有世界 名曰極樂 其  
 其土有佛 號阿彌陀 今現在說法 舍利佛 彼土何故 名為極樂 其  
 國眾生 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故名極樂 又舍利佛 極樂國土 七  
 重欄楯 七重羅網 七重行 杭樹 皆是四寶 周匝圍繞 是故彼國名為極  
 樂 又舍利佛 極樂國土 有七寶池 八功德水 充滿其中 池底純以金  
 沙布地 四邊階道 金銀琉璃 玻瓈合成 上有樓閣 亦以金銀琉璃 玻  
 瓈 赤珠瑪瑙而嚴飾之 池中蓮花 大如車輪 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微妙香潔 舍利佛 極樂國土 成就如是 功德莊嚴 又舍利佛 彼佛國土 常作天樂音約 黃金為地 晝夜天時 雨天曼陀羅華 其土眾生 常以清旦 各以衣祴 威眾妙華 供養他方 十萬億佛 即以食時 還到本國 飯食經行 舍利佛 極樂國土 成就如是 功德莊嚴 復次舍利佛 彼國常有種種奇妙 雜色之鳥 白鶴孔雀 鸚鵡舍利迦陵頻伽 共命之鳥 是諸眾鳥 晝夜六時 出和雅音 其音演暢 五根五力 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 如是等法 其土眾生 聞是音已 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舍利佛 汝勿謂此鳥 實是罪報所生 所以者何 彼佛國土無三惡道 舍利佛 其佛國土 尚無惡道之名 何況有實 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 欲令法音 宣流變化 所作舍利佛 彼佛國土 微風吹動 諸實行音樹 及寶羅網 出微妙音 譬如百千種樂 同時俱作 聞是音者 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舍利佛 其佛國土 成就如是 功德莊嚴 舍利佛 於汝意云何 彼佛何故 號阿彌陀 舍利佛 彼佛光明 無量照十方國 無所障礙 見故號為阿彌陀 又舍利佛 彼佛壽命 及其人民 無量無邊 阿僧祇劫 故名阿彌陀 舍利佛 阿彌陀佛 成佛已來 於今十劫 又舍利佛 彼佛有無量無邊 聲聞弟子 皆阿羅漢 非是算數

之所 能知諸菩薩 眾亦復如是 舍利佛 彼佛國土 成就如是 功德莊嚴 又舍利佛 極樂國土 眾生生者 皆是阿鞞跋致 其中多有一生補處 其數甚多 非是算數 所能知之 但可以無量無邊 阿僧祇說 舍利佛 眾生聞者 應當發願 願生彼國 所以者何 得與如是 諸上善人 俱會一處 舍利佛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緣 得生彼國 舍利佛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聞說阿彌陀佛 執持名號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亂 其人臨命終時 阿彌陀佛 與諸聖眾 現在其前 是人終時 心不顛倒 即得往生 阿彌陀佛 極樂國土 舍利佛 我見是利 故說此言 若有眾生 聞是說者 應當發願 生彼國土 舍利佛 如我今者 讚嘆阿彌陀佛 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東方亦有阿閼鞞佛 須彌相佛 大須彌佛 須彌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 數諸佛 各於其國 出廣長舌相 徧覆三千大千世界 說誠實言 汝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佛 汝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佛 界 有日月燈佛 名聞光佛 大嚴肩佛 須彌燈佛 無量精進佛 如是等 恒河沙數諸佛 各於其國 出廣長舌相 徧覆三千大千世界 說誠實言 汝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佛



西方世界 有無量壽佛 無量相佛 無量幢佛 大光佛 大明佛 寶相佛 淨光佛 如是等 恒河沙數諸佛 各於其國 出廣長舌相徧 復三千大千世界 說誠實言 汝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弗 北方世界 有嚴肩佛 最勝音佛 難沮佛 日生佛 網明佛 如是等 恒河沙數諸佛 各於其國 出廣長舌相徧 覆三千大千世界 說誠實言 汝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弗 下方世界 有師子佛 名聞佛 名光佛 達摩佛 法幢佛 持法佛 如是等 恒河沙數諸佛 各於其國 出廣長舌相徧 復三千大千世界 說誠實言 汝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弗 上方世界 有梵音佛 宿生佛 香上佛 香光佛 大嚴肩佛 雜色寶華嚴身佛 娑羅樹王佛 寶華德佛 見一切義佛 如須彌山佛 如是等 恒河沙數諸佛 各於其國 出廣長舌相徧 覆三千大千世界 說誠實言 汝等眾生 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弗 於汝意云何 何故名為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舍利弗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聞是經受持者 及聞諸佛名者 是諸善男子 善女人 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 皆得不退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是故

舍利弗 汝等皆當信受我語 及諸佛所說 舍利弗 若有人已發願 願當發願 欲生阿彌陀佛國者 是諸人等 皆得不退 轉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於彼國土 若已生 若今生 若當生 是故舍利弗 諸善男子 善女人 若有信者 應當發願 生彼國土 舍利弗 如我今者 誦讚諸佛 不可思議功德 彼諸佛等 亦稱我不可思議功德 而作是言 釋迦牟尼 佛 能為甚難希有之事 能與娑婆國土 五濁惡世 却濁見濁 煩惱濁 眾生濁 命濁中得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為諸眾生 說是一切 世間 難信之法 舍利弗 當知我於五濁惡世 行此難事 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為一切世間 說此難信之法 是為甚難 佛說是經 已舍利佛 及諸比丘 一切世間 天人阿修羅等 聞佛所說 歡喜信受 作禮而去 佛說阿彌陀經 拔一切紫障根本 得生淨土 陀羅尼 持誦往生咒 三遍 往生淨土 神咒 曩謨阿彌陀婆夜 哆他伽哆夜 哆他阿彌唎 都婆毘 阿彌唎哆 悉耽婆毘 阿彌唎哆 毘迦蘭帝 阿彌唎哆 毘迦蘭哆 伽彌膩 伽伽那枳多 伽隸娑婆訶 解冤釋結神咒 奄齒臨 金叱金叱僧金叱 吾今為汝解金叱 終不為汝 結金叱 唵強中強 吉中吉 波羅會裡有殊利 一切冤家離我身 摩訶般



若波羅蜜

校正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色 亦復如是 舍  
 利子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色 無  
 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  
 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  
 得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 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 無  
 有恐怖 遠離顛倒 夢想究竟 涅槃三世諸佛 依般若波羅蜜多 故得阿  
 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  
 咒 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 故說 般若波羅蜜多咒 即說  
 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摩訶般若波羅蜜  
 多 三稱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349  
66: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